

黑白道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台灣名家武俠小說精品大全

黑白道

上

(台灣)慕容美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大乘神经》武林至宝，衡山派与北邙派各得半部，相约换经之期，衡山派往北邙的大智僧却惨死于武当派的大罗掌下。

不久，噩耗传出，北邙的半部神经亦不翼而飞。

为洗不白之冤，武当少侠司马玉龙明察暗访，无意中发现，一个黑道门派——天地帮，崛起于武林，作乱江湖，帮主竟是十几年前欺师灭祖，淫乱武林，滥杀成性的五行女弟子金兰；其成员，皆来自于武林六大门派的核心人物。

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布武林。华山临难，武当遇劫，少林八位高僧同时毙命，北邙三瘟身首异处，衡山七老葬身荒山野岭……

正当武林各派意欲联手之时，六十年前血洗中原武林的黑水黄衣蓝面叟，又现人世，入盟天地帮，助纣为虐。武林震惊，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为剿灭天地帮，拯救武林，五行怪史传毕生武功和掌门之位于司马玉龙，隐世多年的华山梅叟，天山毒妇、了了上人，南海一枝花，接连乍现武林，黑白两道，终于在九疑山萧韵峰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此书乃台湾新派武侠大家慕容美的代表作之一，全书故事情节惊心动魄，悬念迭起，疑案重重，武打引人入胜。男欢女爱，恩怨情仇，又使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

目 录

第 一 章	九品钟响	(1)
第 二 章	七星阵	(29)
第 三 章	柳暗花明	(50)
第 四 章	天地帮	(77)
第 五 章	杨花仙子	(106)
第 六 章	五剑一朵梅	(135)
第 七 章	神秘约会	(176)
第 八 章	窥坛	(210)
第 九 章	死神	(244)
第 十 章	选地种仙桃	(278)
第 十 一 章	武林一绝	(303)
第 十 二 章	惊魂	(323)

第十三章	白眉老人	(348)
第十四章	鬼谷	(369)
第十五章	衡山七老	(395)
第十六章	把酒聊唐诗	(419)
第十七章	病罗汉	(438)
第十八章	盛会	(467)
第十九章	疑惑	(500)
第二十章	可疑人物	(524)
第二十一章	伤心人别有怀抱	(547)
第二十二章	谁是仇大侠	(579)
第二十三章	叠尸谷	(600)
第二十四章	龙争虎斗	(621)
第二十五章	绝谷重生	(654)
第二十六章	萧韵峰	(678)

第一章 九品钟响

这里是一具死尸。

尸体僵直地躺着，躺在十方寺的大雄宝殿上。

十方寺雄踞紫盖峰。

紫盖峰矗立于南岳。

.....

时值深秋清晨，十方寺内这然传出深沉而遑促的九下钟响。

钟响甫歇，便见身披红底绣金袈裟的四尊者，黄底描红袈裟的七长老，皂白袈裟的二三代弟子，浅灰袈裟的末代弟子，纷纷走出云房，庄严而肃穆地赶向大雄宝殿。

衡山派自开派以来，除了以往六代的掌门人圆寂大典，寻常敲起这种全寺上下紧急集合的九品钟，算来尚属首次。

每一位僧人，无论是披红袈裟的尊者，披黄袈裟的长老，披皂白袈裟的二三代弟子，披浅灰袈裟的宋代弟子，当他们蓦然发现了大殿上的那具尸体时，每一个人的脸色均是遽然一变。但尽管人人震撼，却没有任何人发出一丝声音来，——他们开始明白了听到九品钟的原因。

他们默默地步过尸体，披红袈裟魄降龙、伏虎、四空、八戒四尊者坐上最高排的四只锦座。披黄袈裟的戒净、心净、见净、疑净、行净、别净、磐净七长老在次层七只锦座上坐下。其余各代弟子均在殿上雁列的百十蒲团上，备依自己辈分坐了。只留下了居中高与佛龕并齐的高背绒垫宝座仍然空着，那是第七代掌门人一瓢大师的座位。

钟声再度响起了。

钟声中，一瓢大师自后殿缓步而出。

一瓢大师身披深紫镶红袈裟，长眉红脸，身材魁梧，法相至为庄严。大师左右身旁随行着两个十四五岁的沙弥。左边的一个捧着一只小巧玲珑的紫金檀香炉，右边的一个抱着一柄霞彩氤氲的碧玉如意。

一瓢大师升座了，钟声戛然而止。

大师升座后，首先垂眉合掌低诵了一声佛号，百僧和南唱应，诵毕，大师肃容向殿下沉痛地宣示道：“衡山派开派迄今，已历一百八十六岁有零。在以往的岁月里，仅有五十年前，于第五代掌门人手上，武林六大派为了盟主之争，各派意气用事，曾发生过一些流血事件。但后来经五行山五行异室挺身排解，各派凛于大义且慑于五行异叟的五行神功，立即罢手言和。五十年以来，武林各派均能遵守当年信约，一向相安无事。想不到，一瓢无能，接长本派未及三载，本派竟然出了这么大的差错。”

殿中寂静的落针可闻。

一瓢大师说至此处，回脸向右首第一位身披红底绣金袈裟，身躯肥大，眉心中有一颗朱砂红痣，双目神光闪射的伏虎尊者说道：“伏虎师弟可将尸体发现始末复述一遍。”

伏虎尊者合掌俯身，以一种浑雄略带沙哑的声音应道：“伏虎僧谨遵掌门人吩咐。”

全殿视线开始集中在伏虎尊者的脸上。

一瓢大师凄然阖上双目。

伏虎尊者朝殿前的尸身瞥了一眼，开始悲愤地述说道：“本座自关外采药回来后，昨夜是本座第一次轮值总巡。约在昨夜三更左右，本座例行巡至前殿，突见东侧院墙上有一条人影扑通栽倒，本座飞身近前一看，那人身边喷了一大摊鲜血，业已气绝身亡。看情形，似乎受的是极重内伤，可能是因赶路过急，以致猝然迸发不治，本座仔细审查之下，这才发觉死者竟是本派月前派往北邙的二代弟子大智师侄。”殿中众僧，脸色一紧。

伏虎尊者黯然神伤了好一会，这才继续说道：“经过本座检验，结果发现大智师侄的致死之因竟是中了武当派的大罗掌力。”

众僧相顾错愕。

这时，位于左首第二席的四空尊者，双目中突然喷射着一股骇人的火焰。起立忽目扬声道：“武当派与本派素称和睦，如今竟为了半部大乘神经而出此卑污手段，本派纵甘缄默，本座绝难容忍。”声身俱颤合殿为之动容。

一瓢大师喝道：“四空师弟少安毋躁，一瓢自有主张。”

大师喝罢，大声向全殿道：“大智僧虽然隶属四空尊者座下，事实上却是本派二代弟子中武功最为出色的一个，所以这次本派与北邙天龙老人相约换经之期一届，本座即派他此任……现在事自至此，衡山派为六大派之一，本座添为衡山派掌门，无论如何，事情也得有个明白交代。”

这比坐于右首的八戒尊者急急地向一瓢大师问道：“请问掌门九大乘神经是否业已失去半部？”

一瓢大师静静地道：“事实如此！”众僧又是一阵错愕。

人人眼中开始涌现出方才四空尊者眼中的那种愤恨的火焰。

八戒尊者又道，上失去的是上半部，还是下半部？”

一瓢大师道：“假如大智受伤在去途中，遗失的当然是上半部。若是归程才遇上的事，那么，遗失的就是下半部了。现在，大乘神经的半部是丢定了，本座已派大意连夜赶往北邙，不等北邙人回，一时尚不能断定遗失的到底是上半部，或是下半部。”

四空尊者这时抗声道：“本座拜请掌门师兄这就明示本派将对武当派采取何项行动！”

一瓢大师瞥了四空尊者一眼，缓声说道：“佛门弟子，首戒贪嗔，四空师弟何失态乃尔？种恶因者难得善果，此事如查明果系武当派蓄意而为，本座自不惜与派誉共存亡。……但依本座臆测，此次不幸事件其中定有蹊跷之处，武当派为堂堂武林六大派之一，该派决不至于为了半部大乘神经而甘冒此大不韪，衡山派与北邙派各得神经半部，本派得上，北邙得下，已为武林中众所周知之事实。大乘神经固为武家之珍，但如仅得其半，亦属徒然。试想，武当派夺去何用？”

四空尊者恨声道：“掌门人能说大罗掌不是武当独门绝

学？大智不是致死于大罗掌力？”

一瓢大师长叹一声道：“一派之昌大，端在人多材众，可是，利弊因循相生，人多了，又有良莠不齐之虞。就拿武当派来说吧，该派道俗振奋，表面上看去，漪与盛哉，私底下谁能担保其中没有害群之马之四空师弟，你以为师兄这番话可在情理之中？”

四空尊者大声道：“武当派素以门户谨严夸称于武林，要是该派弟子所为，该派便得负责！杀人者抵死，如该派不能立即交出罪魁祸首，罪魁祸首便是武当全派，本座与之势不两立。”

一瓢大师默然不语。

四空尊看愈说愈激动，这时高喊道：“如掌门人不欲倾派与争，也愿师兄慈悲，允本座率座下各代弟子前往……如有其他师兄念在同门之谊，四空谨代大智叩谢于九泉之下。”

四空尊者说至最后一句，泪随声俱。

一瓢双目渐阖，一脸沧然之色。

满殿喑然，似均为四空尊者所感动，只因辈分所限，以致没人出声应和，但一旦出诸行动，只要掌门人不予拦阻，相信没有一人不会追随四空尊者之后。

一直保持缄默的，身材瘦长的降龙尊者，这时睁开威棱四射的星目，沉声向全殿道：“本座首先响应四空师弟，如武当派不还衡山派一个公道，则不是武当派俱灭，便是衡山派全亡。”

众僧见四尊者之首的降龙尊者出面做主，立即轰然宣了一声佛号。

佛号宣诵声中，宝座上阖目沧然而坐的一瓢大师突然暴睁金钢之目，向前殿沉声大喝道：“何人擅闯衡山十方寺？进来！”

喝声未歇，一条颀长身形自前殿庭空飘然而落。

来人只是一个年可十八九的少年。

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鼻如琼瑶，唇若涂朱，丰神奕奕，英姿飒爽。但眼角眉梢似乎含有无限隐忧，从他装束上也可以看出几分风尘之色。

少年当院挺然而立，仿佛为大殿上肃穆森严的场面所怔，呆呆地站立当地，一句话也没有，两道眼神却落在前殿那具尸体上，痴痴地，一动不动。

一瓢大师的眉头不由得倏然紧皱起来。

来人不经通报而擅闯山门，已经犯了武家大忌。何况衡山派为武林六大派之一，正值派中发生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大事，全派集合一殿，拱围着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外人闯进来了，想想看，斯可忍，孰不可忍？……无论来人是有意抑或无意，均属不可原谅。

也许有人要问：衡山派既为武林一大宗派，为何处理如此慎重的大事，竟会连守望的都不留一个？

要知道，衡山连绵数百里，山中洞壑岩洞多至不可胜数，紫盖为南岳五主峰之一，高度仅次于祝融，峰高七千余丈，峰在深山中，寺在峰腰里，寻常人迹罕至，且五十年以来。武林中风平浪静，衡山派在武林中之声望极高，二代弟子无端遭人杀害已属意外之至，谁会想到竟有人斗胆，单身飞落该派重地？

一瓢大师目注心净长老，心净长老会意，自锦座立起身来，佛袖微拂，人已似巨鹰般，四平八稳地飞身落向少年立身处。

多少年对心净长者之临近仿佛视若无睹，双目仍然凝视着大殿上那具尸体，不稍转瞬。

心净长者合掌道：“施主何事驾临敝寺，贫僧可得与闻否？”

少年闻声，如梦初醒。双目微转，精芒暴射。

心净长老心中一凛，暗忖道：此子年事虽轻，怎地竟具此等精纯功力。

少年将心净长老微一打量，便立即抱拳道：“在下武当二代俗家弟子司马玉龙，有事谒见贵派掌门方丈！”

声如金石掷地，琅然锵然。

大殿中只听得悉卒衣响，满殿僧人均自蒲团和锦座上霍然起立。连一瓢大师也听得双目一睁，上身前俯，面呈惊诧之状。

四空尊者的双目中，毒焰暴炽。

一瓢大师似也觉察，双臂微抬，连击三掌，众僧方始勉强重新坐下，只有四空尊者仍然站着，双月怒注庭院中那个自称武当二代俗家弟子的司马玉龙。

一瓢大师轻声道：“真象未明之前，四空师弟不可失态。”

大师说罢，随即向院中传音道：“心净，代本座请武当司马少侠进殿说话！”

心净长老身躯一偏，让出通向大殿之石道。

少年微一顾盼，便即昂然向大殿走去。

少年在殿前丈许远近站定，面向大殿居中的一瓢大师宝座，抱拳深深一礼，然后抬头朗声道：“武当弟子司马玉龙参见衡山派掌门佛驾。”

一瓢大师目注司马玉龙，静静地问道：“少侠系奉贵派上清道长之命来么？”

司马玉龙朗声道：“非也！”

一瓢大师闻言一怔，脸呈不悦之色，又道：“少侠既未奉有贵派掌门之命，私自擅闯十方寺，难道有事见教于本派不成？”

司马玉龙并未立即答言，又朝身前尸体瞥了一眼，用手指着尸体，向一瓢大师犹疑地问道：“请……请问大师，死……死者是否即贵派弟子？”

全殿噤然。

一瓢大师脸色遽变，厉声道：“此为本派内务，不劳少侠过问，请少侠检点自身言行。”

声如春雷，震耳欲聋。

司马玉龙面色为之一变，但见他牙关一咬，旋又恢复本来的镇静神态。仰面向大师宝座大声道：“望大师见谅，如果这位师父真是贵派弟子，司马玉龙即为此事而来。”

嗖的一声，一条肥大身影穿殿而出。

一瓢大师大喝道：“四空不得无礼！”

四空尊者越过司马玉龙，落向司马玉龙身后，大师喝罢，四空尊者合掌向宝座微一稽首，便即在司马玉龙身后五尺之处盘膝坐下，合掌垂眉，脸色惨白。

一瓢大师向司马玉龙沉声问道：“死者法号大智，确系本派二代弟子，少侠何事见教，请道其详。”

司马玉龙此刻的神色愈显镇定，刚才四空尊者那种势若奔雷的腾扑，在他直如未见，四空尊者越顶而过，他竟连身躯都没有闪动一下，他等大师问毕，仰首答道：“大罗掌为武当独门武学，贵派弟子死于大罗掌力之下，想大师是早已知道了。”

全殿又是一阵噤然。

一瓢大师上身又是一倾，神色异样地紧问道：“莫非少侠已知行凶者为谁，特来通报本座？”

司马玉龙牙关一咬，大声道：“禀告大师得知，行凶者，司马玉龙是也！”

此语一出，满殿哗然。

嗖嗖数响，殿中先后飞出七条黄色身形，那正是衡山七长老——包括刚刚回座的心净长老在内。

七长者远远地将司马玉龙四面圈定。

衡山七长老之武功仅次于四尊者，为五林中加名之一流高手，在这种情形之下，司马玉龙是插翅难飞了。

可是，此刻的司马玉龙，仍然声色不动。

他向四周环瞥一眼，嘿然一阵冷笑，同时自语道：“司马玉龙若无必死之心，也不会自动投上门来，司马玉龙已存必死之心，又何劳衡山七长老之清神？”

一瓢大师的脸色，在司马玉龙自承凶手之后，本已难看至极，及至听完司马玉龙的一番自语，长眉一轩，举手连击三掌，满殿满院，旋即寂然。

司马玉龙向四周瞥了一眼，点点头，自语着又道：“上令下行，如响斯应，果然不愧名门正派……可惜可惜……为了一派派誉，我怎能……唉唉，看样子我司马玉龙只有含冤而死了。”

一瓢大师见状，从宝座上立起身来。

大师起身，众僧俯首。

大师庄严而立，向阶下沉声喝问道：“少侠尚有何话要说么？”

司马玉龙凝视着一瓢大师之面，嘴唇翕动，想说什么而又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来。良久良久之后，方才黯然地摇摇头，轻声道：“有死而已。”

一瓢大师睹状，心知有异，沉脸大声道：“少侠有话尽管说，一瓢悉居衡山派掌门之职，遇事尚能做主。”

司马玉龙闻言，双睛陡然一亮，仰面问道：“大师可否赐晚辈别室说话？”

一瓢大师脸色一变，不悦地道：“敝派自忖在武林中颇有清誉，事无不可对人言，本座之眼，为全派之眼，本座之耳，为全派之耳，本座可听之言，可见之事，本派全体均可见听！现在通寺无一外人，少侠当席说出，并无不便。”

司马玉龙轻叹一声，垂首黯然答道：“既然如此，司马玉龙无话可说了，就请贵派将司马玉龙任意处置罢。”

司马玉龙说罢，陡闻身后一声狂喝，狂喝声中，一阵疾猛无伦的掌劲已自当头压下。

司马玉龙一声长叹立即闭上双目。

这时，忽听得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喝：“四空且慢！”

巨喝声中，同时有一股温柔之劲风起自身前大殿，疾卷头顶，一声闷响，两股掌风同时消化。

司马玉龙再度睁开双眼，朝一瓢大师惶惑地望着。

一瓢大师红脸已成铁青，这时强作镇定地向司马玉龙问道：“少侠身后可有何事交代？”

司马玉龙颤声道：“谢大师慈悲，司马玉龙死后，望大师记取司马玉龙之沥诚衷言，此事全系晚辈一人所为与武当派无关，千万别记武当之嫌，司马玉龙则虽死无憾矣！”

一瓢大师闻言神色一动，返身向右边沙弥手上取过碧玉如意，高擎手中，向院中高声喝道：“衡山派第七代掌门人谨持本派掌门信物碧玉如意传令，本派自四尊者、七长老以下，全体速即归位，静候一瓢法旨。”

语调重如山岳。

语音甫歇，又是嗖嗖数响，七长老首先飞身入殿，四空尊者走在最后。四空尊者入殿之际，仍然返身朝司马玉龙看一眼，那一眼，几乎包罗人间所有的怨毒。

院庭中静荡荡地，只剩下司马玉龙一人和满院熙和的深秋朝阳。

待众僧归座后，一瓢大师方将碧玉如意交还沙弥。

大师向全殿扫瞥一个已这才沉重地开口道：“各位师兄情绪过分激动，一瓢迫不得以家法恫逼，尚望各位师兄见谅。”

大师说至此处，略为一顿又道：“司马少侠身为武当门下正式弟子，其人纵有死罪，本派应鉴于武林大义，何能妄动私刑？此其一也。再说，大乘神经为武林奇珍，无论遗失的是上半部或是下半部，纵然本派不愿深究，也对北邙天龙老人无法交代，所以，在采取行动之前，此经不可不予追查明白。此其二也。何况……何况这位司马少侠一团正气，且毅然投身本寺，直承行凶不讳，但未同时陈述行凶动机和经过，甚为令人费解。本派创派迄今，历经各代祖师惨淡经营，创业维艰，守成更属不易，如贪快意一时，贸然泄忿，事后发觉差错，树仇结怨尚在其次，如因此而令衡山派之派誉有所损害，实非一瓢所能承当。”

一瓢大师向殿中众僧谆谆训毕，才又抬脸向殿下木然而立的司马玉龙严肃地道：“本座适才对本派门下告诫各节，司马少侠想来均已听得，现在可否请少侠对本座前述各节加以解释？”

司马玉龙茫然地道：“什么？大乘神经？……玉龙虽不肖，何能为了他人宝物而生不义之心？”

满殿愕然。一瓢大师似乎更感到意外。

大师讶道：“少侠既非……那么，少侠究为何事而对本派弟子遽下毒手？”

司马玉龙喃喃地道：“遽下毒手？……唉，难道不应该？”

一瓢大师脸色又是一变。怒声道：“你，你不认错？”

司马玉龙双目精光暴长，抗声道：“错只错在司马玉龙身为武当门下罢了。”

一瓢大师静静地道：“少侠之言词甚令本座费解。”

司马玉龙突然厉声向殿上宝座道：“蝼蚁尚且贪生，司马玉龙何独不惜一死？司马玉龙此番舍身投案贵派，其目的只

怕因此尸上之大罗掌伤而引起贵派对武当之误解而已！什么神经，晚辈根本毫无所知。若说晚辈因凯觞贵派弟子之宝而下毒手，当时贵派弟子已为晚辈所伤，取宝有如探囊，宝既到手，远走高飞犹恐不及，何会找上门来送死？大师乃武林一派宗师，这一点还不能谅解么？至于晚辈行凶动机，固为事无佐证，说了亦属徒然。司马玉龙自负为武当门下优秀弟子，虽死不作欺人之谈，假如大师一定要追究事件始末，司马玉龙感激大师善遇之思，也只能告诉大师六个大字——”

一瓢大师正容道：“你且说来。”

司马玉龙厉声道：“那就是——死者死有余辜！”

司马玉龙此言一出，全殿大哗。

此刻，大殿上第二层锦座中的四尊者，除了降龙、八戒两尊者始终寒着脸，默然端坐外，四空尊者似有某种预感，脸色遽然一黯，随即颓然阖上双目。只有伏虎尊者在闻言后双睛凶光暴炽，形相至为骇人。

一瓢大师似亦微有所觉，略一沉吟后，严峻地向司马玉龙发话道：“事情经过详情，少侠但说无妨，如少侠果能炉举确证，本派不但无怨于少侠，本座且愿代表衡山派历代祖师向少侠致最高谢诚！”

司马玉龙嘿然一笑道：“谨谢大师恩典，……时在半夜，地处荒村……万一举证不验，立成脱罪之词，司马玉龙心愿已了……大师酌情惩处吧。”

这时，一条浑雄而沙哑的喉咙自大殿二层锦座上大喝道：“杀人复加污蔑，小子罪该万死。”

与喝声同时，一枚金光璀璨的舍利子，如陨星暴雨似地疾奔司马玉龙的天灵重穴。

事变意外，众人为巨喝所撼，心神旁注，谁都没有注意到伏虎尊者会速下毒手，甚至连一瓢大师也是大吃一惊。

以伏虎尊者在衡山派地位之崇高，其武功造诣如何，盖可想见。若在普通的对敌情形下，全神戒备，尚或不免，何况是在对方疏于防范的境况下骤然出手？

一瓢大师一顿足，要阻止已是来不及了。

司马玉龙，大声赞道：“好一个衡山大派……”双目一瞑，

不躲不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格嗤一声闷响，离司马玉龙头前寸许，泥尘四飞，金丸落地，泥尘落满司马玉龙一头一脸。

同时，前殿殿脊上有人哈哈大笑道：“一场上好大佳的法事又给我这个老而不死的怪物给撞散了，罪过，罪过，真是罪过之至。”

众人循声抬头望去，前殿殿脊上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蹲着一个六十来岁，蓬头乱发，满身油污，橘皮脸，胡桃眼的枯瘦者人。

众僧面面相觑，惊疑不置。

伏虎尊者双睛火红。

一瓢大师在看清来人之后，慌忙自宝座中起立合掌高声说道：“公孙长者别来无恙，一瓢有失远迎。”

大师说罢，随即截指向东殿一指。

手指处，钟声应手而响，司钟僧连敲三下，除了四尊者和七长老仍然端上不一外，其余自二代弟子以下，纷纷自蒲团上立起身来，向掌门人和南一稽首，自侧门散向后殿。

枯瘦老人哈哈笑道：“我老不死的只是路过观光，适逢其会而已，掌门人有事只管请便，何须多礼若此？”

一瓢大师合掌虔诚答道：“衡山不幸，一瓢无德，以致发生此等意外……良者可否移趾小殿，听一瓢详道始末？”

枯瘦老人尚未答话，伏虎尊者已自侧座立身向前殿脊怒喝道：“五行高人百年以来均处身六派以外，以清高自居，而言行每每相反，究竟是何道理？”

一瓢大师脸色大变。

枯瘦老人骤遭指责，先生一怔，旋即扬声大笑道：“好好，烦尊者举例说明之！”

伏虎尊者厉声道：“五十年前，武林六派争议黄山天都之时，令师五行异曳明称调解纷争，实耀炫恃五行神功，不分是非曲直，强令一体言和，已属失当。今天你公孙民又恃强出头，贸然阻止本派处理残徒之仇，……即此二例，便已过足。”

枯瘦老人静静听完，哈哈大笑道：“有理，有理，家师错在

五十年前，老不死的错在五十年后，前后相映成趣……哈哈……”

一瓢大师怒声向伏虎尊者喝道：“伏虎休得对长者无礼。”

枯瘦老人继续笑道：“大师且慢责备尊者，尊者说得不错。第一，家师不应事于五十年前，六派各拥高手，今天我杀你，蝗天你杀他，本来是件热闹事儿，他老人家偏偏不知趣，替六派留下无数活口……第二，今天的事儿，老夫亦有不是之处，想想看，堂堂衡山派的尊者之一，居然抽冷子算计一个武当派的二代弟子，喧腾开去，除了会被别人误会杀人灭口外，岂非大好的一个扬名显万儿的机会？……哈哈……五行山调教出来的人物真是该死，该死，该死之至。”

一瓢大师脸色铁青，朝伏虎尊者怒瞥一眼，合掌向殿脊高声致意道：“伏虎尊僧对长者失敬，一瓢这厢谢罪，如长者有暇，务请落殿容一瓢报告事实真象。敝师弟因同门情深，一时口不择言，望长者念在同源之义，万勿记嫌。”

那个被称五行异叟传人的枯瘦老人，这时神色自若地摇头笑道：“殿脊上很风凉，大师不必劳神了。至于这次贵派大智僧亡于武当弟子之手的事，大师所知道的，老不死的也全知道了，用不着大师再费唇舌了。虽然贵派尊者旨责五行野人对武林六派有所偏袒，但老不死的却自信五行野人对六派中人一视同仁，除了哪一派出了不肖分子……老不死的前已说过，今天是适逢其会，只为老不死的来得早了点，一切均已入目，老不死的看法与大师的看法相同，认为这次事件内容大有蹊跷，所以出手留命，想不到竟惹起贵派尊者之怒，实在抱歉之至。”

伏虎尊者厉声又道：“本派弟子系死于大罗掌力，大罗掌为武当独门绝学，此子为武当门下，且自承行凶不讳，诸如此等，请问尚有何蹊踪？”

枯瘦老人冷笑道：“依尊者之意，此子行凶目的何在？”

伏虎尊者也冷笑道：“还不是为了大乘神经，见宝起意。”

枯瘦老人又道：“神经呢？”

伏虎尊者冷笑道：“你问我我又问谁？”